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Winston Churchill,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bow tie with white polka dots.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回忆录

第三卷

1916-1918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S. CHURCHILL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回忆录

1914-1918

（本卷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系列之一）







THE WORLD CRISIS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三卷

1916—1918

〔英〕温斯顿·丘吉尔 著

刘精香 译

吴良健 吴衡康 校

南方出版社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6 — 1918

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49 年版译出

第三卷目录

第三十八章 血的考验·····	546
第三十九章 法金汉的选择·····	565
第四十章 凡尔登·····	578
第四十一章 日德兰:开端·····	595
第四十二章 日德兰:会战·····	614
第四十三章 索姆河战役·····	649
第四十四章 罗马尼亚的灾难·····	666
第四十五章 美国的介入·····	679
第四十六章 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692
第四十七章 在军需部·····	713
第四十八章 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728
第四十九章 德军在西线集结·····	744
第五十章 3月21日·····	754
第五十一章 高潮·····	770
第五十二章 舍曼代达姆岭突然袭击·····	781
第五十三章 形势的转变·····	792
第五十四章 日耳曼帝国的崩溃·····	807
第五十五章 胜利·····	816
附 录·····	834
索 引·····	838
外汉人名对照表·····	850
军舰名译名对照表·····	856



第三十八章 血的考验

1916年，这个疯狂而悲惨的世界升起了新年之光，它照亮了遍布欧洲的庞大战场的全貌，战场上基督教世界最高尚的民族处于相互杀戮的混乱之中。可以肯定，这场战争将持续到以毁灭告终。双方的庞大武装力量势均力敌，因此战争中彼此必然使对方遭受的损失无法估量，谁都不能幸免。两大联盟的所有参战国都陷入不能自拔的罪恶之中。

遭受德国入侵并在其占领下的法国北部诸省，强大的抗战激情鼓舞着法国人民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国土。两军僵持的战壕线不是沿国界延伸，而是贯穿法国的腹部；如果是沿国界延伸，或许可能进行谈判。肃清法国领土上外来压迫的呼吁已经家喻户晓，它坚定了每个公民的决心。另一方面，虽然德军几乎遍布在其征服的领土上，但竭尽全力浴血奋战也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也无法因初始估计失误而应偿付的惩罚代价，更难以补偿她所犯的错误。凡提出明智而公正的不主战方针的不论德国哪个朝廷或政府都将被推翻。因此，法国的失利与德国对其领土的征服同样迫使两国继续进行战争。类似的因素对俄国也起作用；此外，战争失败即意味着国内发生革命，这种判断坚定了所有当政者继续打仗的决心。在英国，对其遭受苦难的盟国，尤其对比利时所承担的光荣义务，不容许有松懈或退缩的丝毫表示。面对这决定性的光荣任务，岛国人民的心中迸发出一股自拿破仑垮台以后蕴藏着的、受抑制的强烈热情和决心，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任何风险去争取胜利。

支配其他国家参战力量的愿望同样急迫。意大利新近参战的目的是因为得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承诺；这些具体承诺载于伦敦条约之中。奥匈帝国是一个大国，如不最终崩溃她决不甘心接受给予的条件。英、法接受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要求，等于宣判了土耳其接受类似如此的命运。所以，对奥地利和土耳其两个帝国来说，失败不但意味着一败涂地，而且意味着国家的解体。至于保加利亚，她只能指望从协约国的胜利中得到过去

被塞尔维亚拿走的那些可怜的份儿。

因此，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都极端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两大联盟的成员国都绑在各自的联盟之中，每个成员国又有无形绳索分别与其敌人捆在一起。这种无形绳索唯有战火方能熔化或炸掉。

* * *

本章有必要要求读者，在1916年的战事开始之前从粗略的统计数字上了解一下整个西线战争的状况，并察看一下战争的主要片段的特点、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

战事本身自然地分为三个时段：第一，1914年；第二，1915、1916和1917年；第三，1918年。也就是最初的冲击，僵持和最后的震荡。第一阶段极为简单，也最为紧张。德、法两国训练有素的部队始则相互发起猛攻，继而激烈搏斗，然后短暂地脱离接触，劳而无功地相互迂回包抄；多次短兵相接、殊死肉搏，又多次脱离接触；然后是自阿尔卑斯山到北海的漫长战线上两军气喘吁吁、虎视眈眈，均不知将欲何为。没有一方的兵力足以压倒对方，也没有一方拥有发动有效攻势所需的优势手段和方法。在此情况下，双方相持达三年有余，而未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用说作战略推进。直至1918年，双方的主力部队才同时投入类似1914年的决战。简而言之，西线战事自身分为两个激战阶段，两阶段中间有一个为时三年的僵持期。

1914年最初冲击波的规模和强度，甚至没有被受过很好教育的法国公众所充分理解，而在英国，公众对此根本不理解。最初，伤亡人员总数在各参战国都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的封锁。后来战况为较多人所知时，人们在新的危险中无暇回顾较早时期发生的状况；且自开战以来，公众从未得到实在的消息。英国人的眼睛一直注视列日之战、蒙斯之战、勒卡托之战、发生在巴黎近郊的马恩河战役的一部分，以及伊普尔周围殊死战斗的生动场面。其余战斗则处于阴暗不明之中，到现在才可能为大家知道。 559

自8月最后一星期至11月底头三个月的实际战斗中，当时德军向沿海峡各港口发动的强攻已经告终，首次大规模入侵已被确实阻止，法军阵亡、被俘、受伤计854 000人^①。同期，相当于法国战斗部队之七分之一的少量英军，损失85 000人^②，协约国军损失共计939 000人。与之相比，德军同期损失667 000人^③。虽然德军入侵，取明显进攻之势，其杀敌之数却大于己方受损之数，这一事实当归咎于法军在理论、训练和战术诸方面的严

重错误，以及霞飞将军不健全的战略部署。法军损失的五分之四以上是在遭受最弱的冲击中造成的。自8月21日主要冲突发生，直至9月12日明确完成马恩河之战的胜利（近3周期间），法军或死或被俘，损失近330 000人，这个数目占整个52个月战争期间战死和被俘总损失人数的六分之一以上。上述永久性损失应加上280 000名伤员，在此短期内仅法军伤亡总数已逾600 000人；在这触目惊心的总数中，有四分之三的损失是8月21日至24日、9月5日至9日，即不到8天时间内蒙受的。

即使包括最初俄国蒙受的几次大灾难和1918年西线的最后阶段，也没有任何参战国在如此短期内蒙受的损失能与此次集中屠杀相比。法军从骇人听闻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犯了遭受屠杀的显著错误，他们忍受长途跋涉的艰辛撤退，竟然保持了令人惊叹的、能使军力恢复的战斗素质，这是他们刚毅意志和献身精神的最有力证明，这理应载入史册。假设在最初冲击中这支英勇军队得到审慎的指挥，有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作指导，对现代火器效力和运用铁刺网和壕堦有实际知识，无疑德军在入侵法国疆界30—50公里处遭受巨大损失之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战事发展所示，法军在最初数周的战争中受到了近乎致命的创伤，且长期难以治愈。

上述损失中最严重的是，大量正规营团军官的损失，他们以无限的忠诚献身捐躯。在很多营里在最初几次战斗后仅有二三位军官幸存。整个法军的干部，因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的成批死伤而严重受损。法军在嗣后几年蒙受的损失，无疑因战斗单位军事知识的贫乏而加剧。尽管德国人常常哀叹其初始战斗中军官的严重损失，其实他们所受的损失并非如此严重，到鲁登道夫发动的几次攻势以后，他们一直拥有必需的专业参谋，指导和管理陆续接纳的新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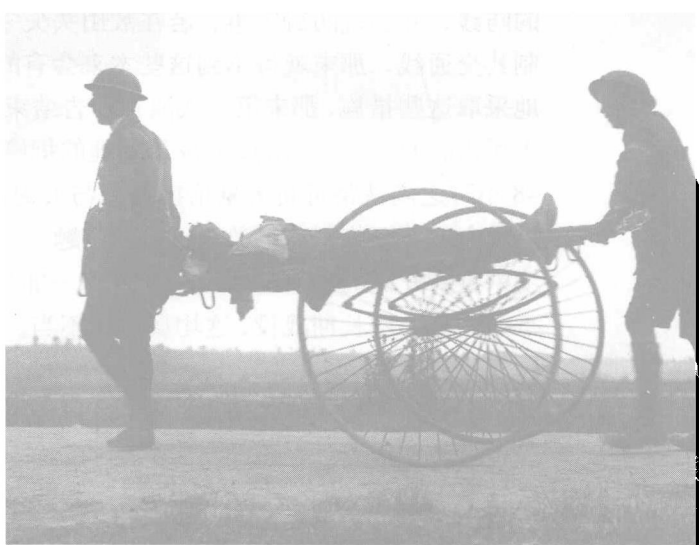
11月底局势稳定之后，西线开始了长期的堦壕战。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领土上，沿着为建高级铁路网而选定的路线，建筑了防御工事；而协约国军在三年多时间里，力图突破德军的防线并迫使其撤退，但无不以失败告终。

协约国军总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攻击：

- (1) 1915年春和初夏，由法军在香槟和阿图瓦发起。
- (2) 1915年深秋和冬季，法军在香槟发起；英军在洛斯同时发起。
- (3) 1916年7月至10月，英、法军在索姆河共同发起。
- (4) 1917年4月至7月，英军在阿拉斯发起，法军在埃纳河发起。
- (5) 1917年秋、冬，英军实际上单独在帕森达勒发起。

在上述1915、1916和1917年的几次攻势中，法军和英军无谓地消耗了自身力量，遭受了几乎双倍于德军的伤亡。在此期间德军仅进行了一次大的反攻，即1916年春法金汉向凡尔登发动的持久进攻。此次军事行动表现的特点，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

这些持续多月规模巨大的血腥的冲突，往往被不严格地称之为“战役”。从不同时间参加作战的人数看，从



两个精疲力尽的协约国士兵在运送受伤的战友。

所使用的大量火炮等武器看，从骇人听闻的伤亡总人数看，这些冲突，如每次都视为是一个整体，当然属于军事史上最重大的战事。但是，我们切不可受术语的误导。如果称之为“战役”，这只是表述的一般方法，虽然它完全可以不受指责地通过，但它会混淆视听。可是军事指挥官和整整一派作家，曾试图将这些持久的战事称之为堪与历史上决定性战役相比拟的、而且规模更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战役。听从这一貌似有理的论断，则势必陷入对军事科学和第一次大战实际发生的事态完全错误的观念。

什么叫战役？我在1918年3月5日写道：“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战争……应该有一连串的高潮，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些高潮上；所有的力量都投向它，从它那里可以得到永久性胜负的决定。这些高潮通称战役。战役的意义在于，在军事行动的单一片断过程中，任何一方拿出全部资源集中于打击敌人。”战役的规模必然与两军的整个战斗力成适当比例。7个师之军出其5个师交战，可以打一场战役。但70个师之军打同样规模的仗，虽彼此遭受伤亡数与上述相等，只能降格为小冲突；连续发生此类冲突只增加伤亡量，但不提高战事的规模。

此外，恰当地说，考虑是否是一场战役，不可脱离时间因素。击溃敌军之右侧，我军则处于可进攻其中央暴露的侧翼或后方的地位；突破敌之中央，我有可能包抄其两翼；夺取某山头，我可控制其交通线。然而如果初步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则敌可完成重新部署，例如敌可缩回被攻破一边

的防线，并加筑防御工事；若在敌山头失守之后先撤退军队，敌方仍能控制其交通线，那末就得不到这些本来会有的优势。如果敌方争得时间有效地采取这些措施，那末第一次战役即告结束；第二阶段即为第二次战役。敌军所需时间不是无限的。完成新阵地的掘壕与重新部署，一个晚上就够了；48小时之内铁路可将大量增援人员与火炮运到任何受威胁的地点。因此，进攻方就要面临新的形势、不同的问题、一个独立的战役。把这些不同环境中重新开始的进攻称为原先战役的一部分，或将一连串此类不连续的战事描述为一场长期战役，这均属用词不当。由若干个互不相连片断组成的、且延展数月、其间又为许多全新形势所间隔的战事，不管其规模怎么大，切不可与——几个近代例子——布莱尼姆战役、罗斯巴赫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葛底斯堡战役、色当战役、马恩河战役或坦嫩贝格战役等相提并论。

大战的真正的战役，从长长一连串不完整的、但代价高昂的战事来看，其特点不但在于伤亡人数巨大，也在于双方同时参战的师团之多。1914年，自8月21日至24日共4日内，德军80个师与法军62个师、英军4个师和比利时军6个师交战。自9月6日至9日的马恩河之战的决定性4天内，卷入了为数差不多相等的兵力；实际上双方投入了全部后备兵力，利用军队的全部力量达到极点。1915年春阿图瓦战事历时3个月，法军付出45万人的代价，^①双方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没有同时投入15个师以上之兵力。1915年9月25日开始的洛斯—香槟战役中包含一次法军44个师暨英军15个师（共59个师）向德军大约30个师发起的进攻。但在3日之内其决战期可以说已经过去，英法联军方参战兵员数锐减。1916年有凡尔登之战和索姆河之战。这一年，战斗几乎持续不断；英军、法军和德军死伤逾250万人；仅7月1日一天，在索姆河畔协约国军同时参战兵力即达22个师之多。索姆河之战的其余日子尽管杀戮甚多，每次战斗参战人数协约国军不超过18个师，在大多数战斗中，英法军在三、四个师之间，敌人人数还不到其半数。在整个所谓“凡尔登战役”中，法军和德军参战兵力之和从未有过一天在14个师以上；几乎决定凡尔登堡垒命运的真正关键性的初始进攻，是由不超过6个师的德军与二、三个法军师之间展开的。1917年，尼韦勒将军就任法军统帅之后，试图发起一次决战，一日之内法军投入28师之多，然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此后的多次军事行动再次降为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英军在佛兰德发动的秋季战事是以5到15个师出击的一连串进攻。

我曾于1917年10月写道：“在有限时期内，凭我军攻势之规模与强度

可以获得成功。我们力求征服敌人的军队而非敌人的阵地……两军间如此均衡的消耗政策断不能导致胜负的决定。消耗敌人后备力量，必须消耗得非常迅速，令其溃散之师不可能恢复与补充……除非这个问题能满意解决，否则我们只能相互作大规模的消耗，蒙受骇人的牺牲而一无所得。”

直到1918年3月21日，当时战争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开始，鲁登道夫重新开始大规模战役。德军此时在西线聚集的大量火炮，足以同时向协约国军发动三、四次大规模进攻；而任意发动其中一次进攻的威力都显示鲁登道夫作战的突然袭击的特色。他率领和投入大量后备部队，虽经过四年大屠杀之后，仍似最初入侵时的残酷无情，沿整个西线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展开，致令对方部队及其一切攻防组织的整个结构紧张到了极点。德军攻势在7月份达到高潮。鲁登道夫威严地彻底使自己的军力耗尽，疲乏不堪；然后协约国军在等量大炮的支援下反攻开始了。随着攻势的发展，所有军队都卷入了持续的运动战；协约国军近90个师在许多天里同时与德军70或80个师交战。终于决出了胜负。

上述战况的基本比率，若以每周替代每天为检验标准，将更为明显。据此，让我们用师的数目乘以这些师在某一周内积极作战的天数。“边境战役”表明自8月21日至28日每约为600个师/日；从9月5日至12日为时一周的马恩河战役表明每总数近500个师/日；1915年9月25日至10月2日一星期的洛斯—香槟战役，总数约为100个师/日。凡尔登战役第一周的持续战斗紧张程度仅为72个师/日，尔后再未达到这一水平；索姆河战役的起初一周也是最重要的一周，为46个师/日，1917年4月尼韦勒将军的进攻在一周内为135个师/日。帕森达勒战役的任何一周内按战斗日累计的师，从未超过885个。鲁登道夫1918的攻势在3月21日至28日达328师/日；1918年整个夏天，全部参战军队的师有许多星期多次表明为300个师/日；最后，福煦在8月、9月和10月的总攻击，最高强度达到一周每战斗日为554师，在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月每周保持平均强度逾400个师/日。

564

* * *

战争期间英军和法军的参谋们惯于宣称：他们进攻给德军的重创远大于己方所遭受的损失。敌军也发表类似的断言。鲁登道夫持有与英法军高级司令部相同的职业军人的观点。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他记忆中的实况或他刻意找寻并予处理的材料，他写道：“在两种〔策略〕中，进攻要求较少的兵员，这样不会造成较大的损失。”^⑤我们可以把三大交战国军事

学派的这种断言和理论置于血的考验，试看他们是多么冷酷无情，轮番让他们英勇军人奔赴毁灭。自停战以来事实已经真相大白；但在列举具体数字之前，以先作一次一般性的考察是合适的。

德国人口不到7 000万战时动员了1 325万人服兵役；根据最近德国官方统计，所有战线包括俄国战线在内，死亡、受伤或被俘者逾700万，其中死亡近200万人。^⑥法国人口3 800万，动员略多于800万人；不过，其中包括法国人口基数以外的相当比例的非洲部队。约500万人死伤，殒命者150万。不列颠帝国，从6 000万白人人口中动员了近950万，死伤逾300万，其中近100万人死亡。

566 英国伤亡总数不可与法国和德国的伤亡数直接比较。英军中有色人种部队所占比例很大。在西线以外战场和服役于海军的非白人死亡数均很大。

然而，法军和德军的伤亡数字可以进行非常密切的比较。战争自始至终，法、德两军均以全力拼搏。两国都对其人口提出了最大可能的需求。在此情形之下，法国和德国公布的官方数字相当准确，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德国动员了其全人口之19%；而法国虽有外加的非洲兵源，本身动员了

战时法国海报：号召民众购买战争公债。



21%。考虑到非洲兵源，则可以看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德法两国对成人男子提出同样力度的要求。如果这个基本论点正确——它当然合乎道理——则法国和德国伤亡数与所动员人数之比较明显一致。德军伤亡数与动员总数之比是10:19；而法军的这一比率为10:16。德国和法国的死亡与受伤人数之比几乎完全相等，即均为2:5。最后，这些数字反映了西线德军与所有其他战线德军的损失状况（死亡数和受伤、失踪、被俘数）约3:1。所有计算都是以表列数字为基础，根据这些表格数字产生全部比例数有权威性，是一致的。

1922年3月，英国陆军部发表了《大战期间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统计资料》^⑦。在这本卷幅浩瀚的汇编中有一部分记载了1915年2月至1918年10月整个时期西线英军战区英军与德军伤亡的比较数字。英方的数字是根据陆军部的官方记录汇集的；德方的数字从波茨坦联邦档案馆获得。计算结果总结如下：英军“军官”伤亡总数115 741人，德军